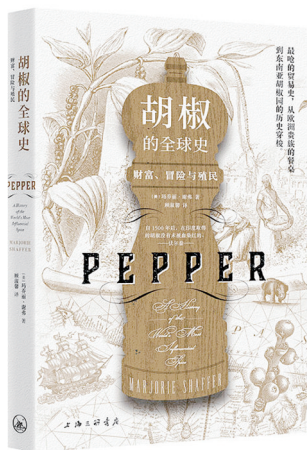


胡椒,舌尖上的血泪史

——读《胡椒的全球史: 财富、冒险与殖民》

禾刀



《胡椒的全球史:财富、冒险与殖民》

[美] 玛乔丽·谢弗著

顾淑馨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公元777年(唐大历十二年)3月,因专权跋扈,专营私产而被唐代宗治罪的宰相元载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笔——家中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八百石胡椒(相当于现今64吨)更是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嘲讽的典型。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胡椒简直就是“硬通货”：“胡椒能用来买地、付税,甚至当嫁妆”,“皇亲国戚宅第中珍藏的胡椒有专人看守,富人则是私藏在隐秘的橱柜里。用胡椒做菜是少数人的特权”。

“胡椒藤喜欢温暖、潮湿、多雨的热带地区,全世界只有赤道附近

的一条狭窄地带符合要求”,所以历史上产量极其有限。胡椒具有奇特味蕾刺激功能,加之物以稀为贵,一时被欧洲和亚洲诸国捧为珍品,药物用途也极其广泛。

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的科泽科德,第一次从东方带回了胡椒,从此也拉开了长达400余年的胡椒掠夺史。

本书中,纽约大学医学院科学作家玛乔丽·谢弗以印度洋各岛屿为中心,生动地描绘了胡椒传入欧洲、亚洲和美洲的故事。从达伽马开启欧洲到印度的海上线路、郑和下西洋多次到达胡椒港,到英国、荷兰相继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再到美国建国初期依靠香料贸易充实国库,胡椒的流通见证了大航海时代帝国的崛起与世界贸易的发展。

1601年,当兰开斯特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登陆苏门答腊北端的亚齐国时,苏丹派出六头大象高规格迎接。登陆后的英国人很快与先前抵达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展开激烈的地盘争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1695年,在所谓的势力范围内,唯利是图的英国人推出“无异于奴隶制的强迫种植法来增加产

量”,结果导致大量男丁离开家乡。1824年,英、荷甚至达成划分胡椒种植势力范围的协议,而整个过程,本是主人也是主角的苏门答腊当地居民却无权参与。登陆的欧洲人为扩大胡椒产量,还强行驱赶当地人。

“伏尔泰说,自1500年后,在印度取得的胡椒没有‘未被血染红的’,并非无中生有。”1621年,荷兰士兵对班达群岛岛民大开杀戒,导致13000人丧生,饿死者达数千人,还有一部分被“当成奴隶运送出去”。至于葡萄牙人、英国人还有后来的美国人,为了胡椒利益,手上均曾沾满当地居民的鲜血。臭名昭著的鸦片之所以在东亚泛滥成灾,也是英、荷东印度公司的又一“杰作”。众所周知,鸦片还成为晚清中国的一大公害。有必要捎带一笔的是,15世纪曾率世界最强大舰队七下西洋的郑和,当年亦“多次造访胡椒港”,并带回同样被朝廷视为珍品的胡椒。

为达到最大限度攫取利益目的,入侵者总是穷尽各种手段,“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曾密谋自东边的香料群岛盗取树苗到别的地方种植”。法国传教士普瓦夫尔在“1750年代盗取了树苗,走私肉豆蔻和丁香至

毛里求斯岛”。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福均以“探险家”身份,从中国盗走茶树树种和制作工艺。在更早的18世纪,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则从“瓷都”江西景德镇盗走了中国白瓷配方和制作工艺。

在西方人看来,正是欧洲人对于香料、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东方商品的巨大兴趣,从而大大促进了海外探险,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建设大批为全球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港口。如果抛开人文因素,这样的解释近乎完美。问题在于,创掉人性的“丰功伟绩”未免太冷血。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人对胡椒的争夺并非出于造福胡椒种植地居民的宏愿。相比之下,掠夺不仅大大满足了欧洲的舌尖快感,充实了葡、荷、英、美等国国库,还“把欧洲拖出发展迟缓的中世纪”。

今天,胡椒早已走出东南亚的狭长地带,越南、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均成为重要产地。全球产量高达6亿4千万磅。特别是越南,早已超越历史上辉煌数百年的苏门答腊岛,成为全球胡椒产量最大国——约占全世界的30%。苏门答腊从胡椒种植的独树一帜到沦落,这本身也是历史的一种鲜活写照。

不忘初心,静待花开

——师生共读《安的种子》

江小琴

这是一个很有禅意的小故事。雪花纷飞的季节,老师分别给本、静、安每人一颗珍贵的千年莲花的种子,让他们去把它种出来。

本一心一意想要“第一个”把种子种出来。他立即跑去寻找锄头,把种子种下。他等了很久,种子也没有发芽。他愤怒地刨掉了地摔断了锄头,不再干了。对于本来说,种子在他心中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第一个”。为了争“第一”,他不顾天寒地冻,早早种下了种子,在等不到种子发芽后又愤怒地放弃了种子。

而种子在静的心中又过于重要。他一心想要种出最好的莲花。他在最温暖的房间里用金花盆、最好的药水和花土小心地种下种子。种子发芽了,他又用金罩子罩住它。结果可想而知,因为缺少阳光和雨露,幼芽枯萎了。种子发芽需要阳光和自由,一个人的成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安对种子的爱是静静的、自自然然的。在漫长的冬季,他用一个小布兜装好种子挂在胸前。该念经的时候念经,该扫雪的时候扫雪,该做斋饭的时候做斋饭。他把种子放在胸前,放在心里,静静地等待着春天。春天来了,他把种子种到池塘里,然后还是安然的等待。盛

夏的清晨,在温暖的阳光下,古老的千年莲花轻轻地盛开了……

凡尘中的我们,是否心中都有一粒莲花的种子?是否都是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呵护它,播种它?又有几人的种子最终能够成为“安的种子”,绽放为千年莲花?

一个个孩子是否也是一粒粒莲花的种子?它们被不同的心、不同的手呵护着,播种着。也在发芽成长的路上,一一被淘汰掉。又有几个孩子,最后能像安的种子那样绚烂盛开?

第一次读这本绘本我便深深地爱上它,那还是在上届学生六年级的时候,在周五的社团课上,我用幻灯片与孩子们共读。一听要读图画书,孩子们满脸的不屑。

我说:“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以为绘本就是图画书,是给小孩子们看的?”他们鼻子里直哼哼。

“你们错了。好的绘本,不止几岁的孩子可以看,几十岁的成人可以读,七八十岁的老人同样也可以欣赏。别看它的故事简单,往往蕴含着很多道理在里面。绘本是用图画和文字共同来讲述故事的。在读绘本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读文字,也不能只读图画。因为这样读的话,只能唤醒绘本的一半生命。一定记住,待会儿我们读的时候要一

边听老师读,一边欣赏图画。”

于是我开始带着他们一页页地读《安的种子》。首先欣赏封面上的一幅图画。画上一个小和尚,胸前挂着一个黄色的小布袋,双手捧着一粒种子,眼睛满含喜爱地看着手里的种子。其实封面的图画和书名已经在向读者讲故事了,接着我一边一张一张慢慢地播放幻灯片,一边读着故事,以便孩子们有时间图文结合起来读。孩子们静静地听着、看着。

再放第二遍。我不读,让孩子们自己认真读一读,看一看,想一想这个故事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有的孩子说作者想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像安一样有一颗平常心。有的孩子说我们做事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否则就干不成事。真的好佩服他们,能读懂这些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欣赏图画怎么讲故事。对于这一点,孩子们显得手足无措。我只好把自己的看法说一说:“比如第一个跨页中,右图是一个小小的正方形,表现的是从外面的视角看到的一座雨雪纷飞中的小寺庙。用以补充介绍文字中没有介绍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等情况。右图是大幅的从寺庙内部的视角看到的老师傅在对三个小沙弥

说话。一小一大、一外一内、一静一动,相映成趣。

再如封底正中间一个圆形的画框里,一朵硕大的莲花在绿色荷叶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单独看这幅图,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但与封面联系起来看,却不难发现创作者颇具匠心——从封面的“安的种子”到封底的“千年莲花”,中间是漫长的安然的等待过程。这过程中又淘汰了多少其它的种子。圆形,是不是象征着只有怀着一颗平常心,安然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才能实现生命的圆满?

听我说完这些,孩子们似乎明白了一些。不急,慢慢来。好书值得一辈子去读它。欣赏能力,也只能在实践中慢慢地养成。

不忘初心,静待花开。这样就好。(作者系迎江区四照园小学高级教师)

